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别“端着”

家里有一把祖宗留下的茶壶，就搁指尖碰到的地方，开水注满，便与日子有了关系。相伴多年，和我处成了“亲友”。

某收藏家见了一声叹息：此壶有名堂啊，这么金贵的东西你就当家常？

但我拒绝被“收藏”——不舍它带给家人的那点温度，搁到书橱的古董架上吧。它从高处看我，对悬空的孤冷有了预见：我可没想不朽啊。

值钱的“款识”让它远离烟火。阿姨擦拭时，因过分小心，一失手打碎了。

我愕然。是它受不了被“端着”，伺机逃脱自尽么？原本日用的壶，不担虚名，不当“宝物”，会活得更好吧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南帆、刘荒田等名家作品有家常气息，写得朴素，看得体贴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:xdc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## 人生轨道上的“宿命”

文/南帆

我先后在厦门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就读，毕业之后长期供职于研究机构，仅仅在文学院担任兼职教授，为研究生讲几堂课。然而，文学院再三相邀加盟，却之不恭，于是惶惶诚恐地叨陪末座。

为什么没有在文学院正式任教？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旧事——当年我居然愚蠢地从福建师范大学的大门里退出来了。

1984年末我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。当时的研究生供不应求，有人向福建师范大学推荐了我。于是，我的个人档案立即调入学校的人事部门。然而，推荐者和学校的人事部门肯定没有想到，当时我不愿意担任教师。我的心愿是做一个专职研究人员从事研究和写作。想象之中，每周若干小时的固定课程不啻于一种额外的干扰和捆绑。选择一个研究机构栖身，这是我规划多时的方案。

尽管我多次表述了自己的意愿，但是，学校的人事部门还是积极挽留。这件事前前后后拖了一个多月，安身立命之处迟迟

无法着落。我焦躁了起来，动手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俞元桂先生写了一封信，大意是恳请高抬贵手，容我转移到研究机构，满足多年的渴望云云。年轻气盛，所有的心思都是如何挣脱，口气必定不礼貌。信件发出没有几天，问题如愿解决。我旋即将这个小小的插曲忘得一干二净。

当时奖掖后进的气氛开始兴盛。刚刚毕业一年，我就有机会破格晋升副教授。除了提交规定的学术成果，我还参加了一次职称晋升答辩。几位德高望重的学术老前辈组成答辩委员会负责鉴定年轻人的素质。我在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中第一次见到了高高瘦瘦的俞先生。俞先生和蔼可亲，微笑着和我握了握手。我有些忐忑，然而丝毫未曾想起那封信来。各位学术老前辈没有为难我。回答了几个预料之中的问题，我顺利地跨过了门槛。

多年以后的一个夏天，我偕同一位友人到俞先生的寓所拜谒。俞先生身体不适，斜倚在躺椅上和我们谈天说地，屋里弥漫着中药的味道。俞先生提到我当年曾经给他写过信，我矢口否

认。俞先生说出了那封信的内容，我如梦初醒，一时大窘，连声致歉。俞先生哈哈大笑。

幼稚和固执使我错过了福建师范大学，幸而日后又有一次弥补的机会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我所栖身的研究机构开始与文学院联合招收博士研究生，我受聘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导师。这时，俞先生已经仙逝，合作的不少教授是他的弟子。他们的宽厚待人不断地让我想起俞先生来。一二十年的时间里，许多人渐渐地从学术伙伴转为彼此相知的挚友。

将三十年左右写下的序跋收集起来汇成一册，这个念头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。当然，感慨还是不可避免地浮上来：如此之多的时间与书本耳鬓厮磨，这大约可以充当某种见证吧。

三十年犹如一个小小的螺旋式轮回。当然，故事并未结束，持久的写作仿佛是某种人生轨道上的宿命——我想说的是，另一个螺旋式的轮回始于刚刚写下的这句话。■

## 良辰美景奈何天

文/刘荒田

早晨，走进后院。这一刻，有如帝王出巡。阳光是灿烂的冕旒，垂挂在每一棵树四周。鸟声和风铃是乐队，花和草是永远驯服的子民。我凭着白色的栏杆，向在电线和松枝上表演杂技的松鼠们问好，松鼠理也不理。好在邻居的狗适时地叫起来，权当是逢迎。通体碧绿的一对鹦鹉，在枝头唧唧我我。栀子花稍嫌太浓的香气，在特定的区域盘绕。屋子里头，家人还在呼呼大睡。我照看的6个月大的宝宝，躺在小床上蹬一会儿脚，以现代派诗人欣赏自家杰作的劲儿，品味自己的手指，然后，睡着了。

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便赏心乐事谁家院”——这当儿脑洞居然冒出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的唱词。有一次苏东坡面对绝美风景，也一连喊出几个“奈何”，那是欢喜到“不知如何是好”。杜丽娘的“奈何”，含着深重幽怨。谢灵运云：“天下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，四者难并。”杜丽娘拥有前两种，但不赏心，无乐事，故然。我呢，取最低标准，自认此刻四者兼备。然而，心头冒出一声渴望：有一个伴多好！同样的心理，产生于同一天午前十点独坐星巴克。我祈求的“伴”，不但和“外遇”无关，也和性别年龄无关。只想适时地出现一个人。在后院相对而坐，我要告诉对方松鼠怎么狡猾，风怎么刁钻；在星巴克，我要和对方一起探讨，咖啡各种烘焙度的优劣……鉴于一路老下去，和别人交流的愿望，与性欲同步衰减，难得有分享的冲动，所以格外珍惜。当然，又是想想而已。谁能善体人意如此，不招自来，而时间恰到好处，我又能以微信或手机请谁“马上现身”？古人王子猷忽忆戴安道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“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‘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’”这回答几近强辩，背后可能是人情练达的“知趣”，大冷天的凌晨，实施突然袭击，此“戴”被吵醒，披衣起床，上下牙打架，开门纳客之际肯定欢欣鼓舞吗？

30多年前，第一次到香港，和老友漫步林阴道，恍如梦中，两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XX要在多好！”指的是一位共同的朋友。三人行有什么戏？聊天该是主轴，再就是找一家大排档，吃一顿干炒牛河或艇仔粥，那时还不会喝咖啡。

好了，不说废话，回到眼前。如果这样一位在今天早晨，推开木门。我喜出望外，回身进屋，研磨去年从巴厘岛购得，一直舍不得喝的上等“公”咖啡，泡制两杯。面对美景，从他沿途所见的繁华说起，见闻，心事，了无顾忌。停顿的次数，赖于谈兴。除非默契有如老夫妻，片刻的无话可说也许尴尬。最佳对手，该是韦应物诗中的客人：“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。欢笑情如旧，萧疏发已斑。”久别而情笃，且都老到火候，言下不尽沧桑之慨。

但歌颂友情的旧体诗，很少触及这样的问题：谈兴能维持多久？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谈完了怎么办？我预测，以谈话作为良辰美景中的赏心乐事，长度充其量是一个因一杯好咖啡而神清气爽的上午或午睡后的下午。关键在于话题。而一个彼此兴趣都极端浓厚的话题可遇不可求。彼谈赌场的手气，钓鱼的窍门，我要谈明清小品文。我说菜市场的价钱，彼抱怨岳父母的抠门。然后，要分别了。不然，要以麻将、高尔夫或卡拉OK接续。短暂的聚会后，总须回到独处的常态。

这么说来，稳妥之计是自己找乐。孤独是最奢华的享受，但要会才行。前提该是：放弃不切实际的对“共享”的渴望。■



低回 摄/谈桐

## 满屏的绿

文/乔叶

“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一个人的？”网上有问。答者纷纷。我扫了一遍，发现手机时代，什么都能从手机里找到有趣答案。

1.“坐在彼此身边，你看了他一下午，他看了手机一下午。他手机里的人和游戏都比你有趣，你坐在一旁，尴尬得像像个错误。”

2.短信来往只剩下这种状态：“哦”“嗯”“好”……

3.“恋爱近两年，但最后一两个月的时候。打开微信，一直向上滚动，伤心地看到满屏的绿……”

等等，满屏的绿，这是几个意思？心有所动。我打开自己的手机，查找自己和某人的微信通话，不禁失笑：几乎也是满屏的

绿。我和他叨叨千言万语，他往往只是回一个表情，或者“嗯”。再或者是极简的几个字：“还行。”“挺好的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谢谢。”“好吧。”相比之下，我怎么就那么话唠呢？怎么就那么磨叽呢？怎么就那么啰嗦呢？答案很明了：因为喜欢呗。贱兮兮地喜欢着他。所以，满屏的绿。

就爱和被爱的比例而言，这满屏的绿，其实就是证明你是自己在跟自己玩，其实就是证明人家懒得搭理你。爱情的原野上，这绿不是庄稼，其实就是荒芜的野草。要说这可真是够沮丧的。可是，多么变态，看着这绿，我却觉得喜悦，觉得养眼。我不觉得沮丧。我觉得，这绿，怎么那么好看呢？

来找找理由吧。我主动，我积极，我努力。所以我满屏的绿。我生长，我有能量，所以我满屏的绿。我喜欢你，这是我的事。你回得简单，证明你忙。证明你没有我喜欢你那么喜欢我，这没关系，只要你不讨厌我就好，只要你允许我喜欢你就好。我爱得动，爱得起。没错，我爱你，而你不太爱我。不过这对我来说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是我爱这个世界的载体，我通过你，更爱这个世界。你更是我爱我自己的载体，我通过你，也更爱自己。

很幼稚？也很强悍。所以满屏的绿，很好。就我这傻瓜的思维来看，比起满屏的白，这满屏的绿，简直是太好了。■